梦里垃圾能变星星吗

肖复兴

人老之后,觉少,且睡不安稳,但梦似乎比年轻时候还要多。只是常常纷乱如云,梦的当时还依稀记得一些什么,第二天早晨,醒来之后,就什么也想不起来,脑子里,不是空空如也,就是一锅浆糊了。

那天,我读到一首短诗《一个清洁工的梦》,只有九行,作者是甘肃白银的一位中学老师,名叫佳山好皿。这个名字,不知是少数民族的,还是笔名。诗写的是梦,有几分夸张,像孩子的童话,却让我想起很多:

喜鹊们也约会去了
在月亮上和丈夫分别后
她做了一个灿烂的梦
垃圾都变成星星了
那把扫帚也活成一棵树
枝头挂满晶莹的小灯笼

这是2022年农历七月初七深夜

儿子和女儿写完作业
解开了拴在妈妈嘴角的微笑

这样夫妻或恋人人分两地的梦,年轻的时候,我们也常常会做的,并非清洁工独属。

记得那年父亲脑溢血突然病故,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,待业在家,恋人独在北大荒;结婚之后,她在天津,我在北京,依旧两地分居,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和距离中,梦中相会又分别的梦是常有的,只是多为苦涩,从未有过这样的星花之梦。

和我一样的知青朋友中,长期两地分居,也有不少,自然,这样苦涩的梦,彼此相似。我算幸运,毕竟最后花好月圆。不少朋友,或是熬不住长期的别离,或是阴差阳错的原因,原来暂时分开的距离,成为了永远的距离。

读完这首短诗,我忽然想起几位这样距离遥远的朋友,时过境迁,人到老年之后,是否梦见过曾经年轻的恋人?有,还是没有,看似一道简单的选答题,却更多涉及心理的潜意识和对爱的理解、认知与实践。

一位朋友,在北大荒插队时,爱上了当地一个长得很俊俏的柴禾妞。返城之后,距离让两人的关系与联系,如茶水般渐渐冲淡,最后劳燕分飞。但是,毕竟是他的初恋,应该最难忘。我问他做过梦见她的梦没有?他坦诚地告诉我,刚分手时,常梦见过;现在,偶尔有,只是梦中她的样子模糊了。另一位朋友,恋人是中学的同学,可惜,因插队没能在一起,一开始就分开了那么遥远的距离,只有回家探亲时,才能相约一起在北京小聚,接着又是火车站的告别。长别离,长相思,八年之后,俩人终于前后脚地回到北京,以为孤帆远影终于双双返航,却因为一场误会而断然葬送了八年的相恋,漫长时光如水,更是远影孤帆,水流天际。我想他应该会有梦中的昔日昔情再现吧。他却只是冲我摇摇头,对我说:我自己也觉得奇怪,分手后,一次也没梦见过,断得那么干净。

只有一位朋友,对我说他梦见过好几次昔日的恋人。我知道,恋人是一起插队的女知青。想当年,他们爱得热火朝天,尽人皆知。只是,这一场恋爱,如北大荒春天的荒火,来得迅猛,去得也飞快,最后只剩下一地灰烬。至于是什么原因,众说纷纭,他从来不说,我一直莫衷一是。也许,爱情是说不清道不白,真的能说清道白,就不是爱情了。

那天,他酒喝高了,醉意朦胧地对我说:我还真的梦见过她,不止一次,还是插队时候的模样。而且,跟你说句不害臊的话,几次梦里,都是和她一起跑到北大荒的老林子里……说着,他端着酒杯呵呵地坏笑。

关于梦,我选择的这三个人,一个偶尔做过,一个根本没做过,一个现在还在做,做的是乱梦。不管什么样的梦,都没有诗中那位清洁女工的梦那样的美:垃圾变成星星,扫帚活成一棵树,枝头挂满晶莹的小灯笼。

由过去的爱情,到今天的梦,是经过岁月的一条长路,并非天马行空,乱码离奇,而是你心理情感性格的三重倒影。这样的梦,尽管只是瞬间的闪烁,却像酿酒,需要过去爱情的酒曲发酵,也需要时光酿制的加持。当然,最后出酒的成色,因人而异,或是茅台,或是二锅头,或是变酸的地瓜烧。

清洁女工能够把垃圾梦成星星,是诗的梦,童话的梦。我们做不了这样的梦倒也罢了,就是别把星星做成垃圾的梦。

红树青山合有诗 (水墨画) 江 宏

黄昱宁的记性

小 饭

黄昱宁记性并不好,她说她忘了2004年的时候骂过一个年轻人。那个年轻人当时在报刊发表文章,指名道姓“批评”了菲利普·罗斯的小说《垂死的肉身》。这激怒了兼为英美文学翻译的小说家黄昱宁。就像是这些年网络上经常出现的控评,如果有人说自己的偶像及其作品坏话,作为粉丝这无法忍受。

小说家阿乙对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的《盲刺客》也说过一些轻薄的话,同样,他也被黄昱宁记在了自己的小本本上。

面对黄昱宁,文人相轻这件事现在已经不成立了。古今中外都不成立。我觉得多丽丝·莱辛、艾丽丝·门罗、石黑一雄、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、托卡尔丘克、伊恩·麦克尤恩等等这些人都是特别了不起的作家。奉劝大家,学学我。不然黄昱宁可能会跟你绝交或者拼命。

我非但很喜欢黄昱宁的偶像,爱屋及乌,我现在连黄昱宁的小说也特别喜欢。她得到宝珀文学奖首奖,最近出版新书《体面人生》。集合了讽刺小说和科幻小说——前半本讽刺,后半本再加上科幻元素。新书里有一篇小说叫作《十三不靠》,写一场非常“体面”却暗流涌动的饭局。黄昱宁说这是一场在她脑中盘桓多年的饭局,“整个故事子虚乌有,但每一个细节却都来自触手可及的现实。”这些年和黄昱宁吃过饭的朋友,此刻非常有必要提醒大家回头好好看看这篇小说。在麻将中,“十三不靠”是一种特殊的和法,我会说这是一盘现代散沙,写得也很“散”,散是满天星的那种散,“散而不乱”。这个特殊的结构激发了她要的荒诞感。

黄昱宁野心不小,她要写成《红楼梦》中所谓的“尴尬人偏遇尴尬事”。

另有一篇《蒙面纪》,阅读过程中我多次感叹这对话写得太好了,简直接近、等同、超越了伍迪·艾伦剧本里的很多对话——在我观念里,伍迪·艾伦的对话是天花板级别的。至于《蒙面纪》的故事,就像小说名一样,是史诗级别的。我跟黄昱宁说,在华语非神话题材电影里,只有《无间道2》才能与之媲美。

我有一个经验,优秀的科幻作品总是在反思着什么。哪怕嘲讽都带着反思的味道。仿佛一个是道一个是术。读了黄昱宁的小说,我现在更加确定这件事。

黄昱宁总说自己跟学院派关系不大。她上外本科毕业进入出版业,虽没有一天在高校供职,但确实是出版跟学术圈的远亲, 在我的价值体系里,“学院派”是个好词儿。代表了某种严肃——这时候严肃也是一个好词儿——很有根基。我是从内心佩服“学院派”的。但与此同时(毫不矛盾),我觉得黄昱宁作品里的“日常”,似乎比其他很多作家的作品更有意思一点。比所谓的都市更科技,比所谓的时髦更现代。通过“科幻”这种方法,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,实现了写作的自由。

《西部世界》《白莲花度假村》和《奥本海默》,这三个电影片名,也是我对黄昱宁这本新书的书评。写到这里,我希望黄昱宁老师的记性不能变得更差了。

“戏魔”黄裳

侯 磊

如果从传统戏曲的角度讲,人可以分为两派:喜欢京戏的人和不喜欢京戏的人。中国现代新派的文人中,鲁迅、周作人不大喜欢京戏,徐志摩、老舍等属于迷恋京剧,胡适先生是为了文学革命而批判京剧,随后悄悄跑到剧场里看筱翠花,生怕被人认出来。除了剧评家以外,新派文人中写旧戏文章的人不多,幸好还有黄裳,写过本薄薄的戏评集《旧戏新谈》,后来北京出版社结集了一本《伶人漫忆》以及京剧故事集《彩色的花语》,出版过厚厚的《黄裳论剧杂文》等,在他的《来燕榭集外文钞》中,收有三十六篇论剧杂文。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六卷本《黄裳文集》中,整整第二卷都是《论剧》,读之有味,尚嫌不够多呢。

最为代表作的是《旧戏新谈》。文章是20世纪40年代所写,于1946年至1947年在上海《文汇报》的副刊《浮世绘》上发表,署名:“旧史”,结集时由徐铸成、吴晗、靳以三位不同领域和身份的人来作序,也揭示着黄裳写作的三种视角:新闻、历史、新文学。当时所写的文章不会为尊者讳,会直接地写发福后的程砚秋《春闺梦》不叫座,李少春猴儿戏不行,周信芳是破锣嗓子,马连良的“劝千岁”被唱得臭了大街,小生们的妆都化得太妖艳了,马富禄演戏是“努力做出怪状”,袁世海善于藏拙,李玉茹唱戏不知何时即将“荒”“走”,童芷苓老板的一举一动真是十足地恶劣……这些其实是最为珍贵的史料。

那时候,痴迷旧戏的人,但凡对新编戏多少都不大喜欢。并不是新编戏不对,而是很多人并没有能达到把旧戏革新的水平。黄裳的新谈,其实谈得并不新,只是谈到了一些戏外的文史知识和艺术家的幕后细节——他始终写自己听过的戏、结交过的伶人,他把自己的位置,定位是戏剧大师身边的文化人。他对旧戏有着跨越时代的执着,不乏执着一些罕见于舞台的《纺棉花》《雌雄镖》《安天会》《八大拿》等戏。翻阅《来燕榭集外文钞》中,能看到在1951年,黄裳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的戏评,仍旧是认认真真地谈跷功、跪拜、脸谱等,努力从旧戏中找一些新时代能接着用的玩意。每每在文章的结尾,他都在尽力消除人们对古典文化的误解,象征性添上一点批判,像在耐心地给外行人讲戏。这也是“戏魔”黄裳的一片苦心了。

黄裳先生的懂戏的级别很高,他知道听哪一个好角的哪一出戏,更知道哪一出戏中要听哪个腔,看哪个身段,在哪里叫好。他不仅有欣赏昆腔的基础,还有欣赏各种地方戏的眼界,连电影《盖叫天的舞台艺术》的文字说明都是他写的。不要说四大名旦,他看过杨小楼、程继仙的戏,这等福气,早已羡煞人也了!

京城名票刘曾复曾说一生有三件幸福的事,即“出生在中国;居住在北京;有老伴照顾”;这时候他老伴给续上一件:“听过杨小楼”。在戏迷心目中,听过杨小楼的人如同见过真神一般。黄裳就是见过真神的人,我等后辈,唯有对他说戏的文章羡慕了。

木瓜飘香

玉玲珑

在电梯间看见一位同事用纸托着一只木瓜,温暖的柠檬黄,托在手上,就像是托着秋日的阳光。凑上去闻芳香怡人,连电梯间都充盈着那种淡淡的清香。

蓦然想起,秋天正是木瓜成熟的季节,前几年每到秋天,都有人送我一只木瓜,为此我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叫作《闻香识佳木》。而今再次见到木瓜,却不知道当初送我木瓜的人到哪里去了,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。她是我们单位以前的保安,五十岁上下,身躯很胖大,她总是身穿一身蓝色的保安服,笔挺笔挺的,下班了换回自己的家常衣服,很干净整洁的样子。她见了面总是热情地和人打招呼。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,那时候我们中午都在单位食堂吃饭,吃完饭不回家,就在各自的办公室休息,她总是趁这段时间来找我,跟我说说话。她丈夫死了,病死的,有一个儿子,她就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活。她说这些话的时候面上并没有那种悲戚的表情,而是很平淡的语调。她以前也是有工作的,退休了又出来做保安,只为多挣点钱养活儿子。做保安很辛苦,要值夜班,三班倒,她还要给儿子做饭。谈起她的儿子,她现出骄傲的神情,儿子懂事又孝顺还肯用功。

后来她就不在我们那儿干了,当我再一次看到她,她已经在河堤上了。河堤风景优美,游人众多,她就在那里担任保安,主要是维持秩序,引导游人。中午的时候她可以稍事休息,但大部分是不能坐着的,是要来回走动的。春天和秋天都还好说,但是冬天就不太好受了,天气寒冷,有时候碰上下雪的天气,她还要顶着寒风来回巡视。之所以调到这儿,只是因为这里能多拿二百块钱。

有一年的秋天,河堤的枫叶红了,我一个人像往常一样到河堤转,看到她,她神秘地说,你等一下给你看样好东西。不一会儿,她手里托着一只形似芒果的东西,她说这是木瓜海棠,河堤西侧有几株,春天的时候开的花可漂亮了,秋天结果很香,不信你闻闻,我凑上去闻果然清香异常。我就把这只木瓜放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,伏案久了就拿起来闻闻香,顿觉神清气爽。那只木瓜后来枯了,被我丢掉了,但它的香气我依然还记得,沁人心脾,清香怡人。

后来我生病了,就没怎么去河堤上,直到前年的秋天,我又一次去到河堤,却不见了她的踪影,只看见一个瘦瘦的男保安。我向他打听,那个胖胖的女的,我向他形容着,忽然发现,一直以来,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。你说的是青云吧,他笑着说,她调到远一点的河堤了,原来她叫青云,普通如她居然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名字。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,不但要有面对艰辛的勇敢与刚强,还要有细嗅蔷薇的温柔与明朗。

秋山问茶

陆 彦

杭州第19届亚运会,始于秋分,终于寒露。秋分前后,空气里到处是桂香。我到净慈寺去了好几次,看了三棵110年桂花树,又到文澜阁看了两棵250年桂花树。又过了好几天,我想去龙井村看看两棵230年桂花。寒露前两天,我骑着单车,经南山路、虎跑路、满觉陇路,到龙井村。当我站在两棵230年桂花树下,却觅不到一星半点桂花了。桂花第一波已经开完了,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波。

一闻到桂花香时,人们就知道,秋天终于来了。寒露至,气温终于下降到了二十几摄氏度。我走到了龙井村最深处,龙井茶的发源地狮峰。眼前两株蜡梅,枝繁叶茂,青春焕发,其实它们已逾900年,据说是北宋高僧辩才隐居广福院时手栽。再往里走,小溪潺潺,茶山青青。一条山路蜿蜒而上,听说从这里就可以通往十里琅珰。天色已晚,我在宋广福院山门前坐下,吃了一碗热片儿川。片儿川是老杭州人爱吃的一碗面,面里加了雪菜、笋片和瘦肉丝。这碗片儿川咸鲜得刚刚好,面不多不少,汤水足够。喝着热汤,空气极为芬芳。山门上方刻着四个古色古香的大字“宋广福院”,这是这所北宋寺庙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迹。

寒露后两天,我又一次来到龙井村,访戚邦友先生。戚邦友先生生于1947年,小时候就认了龙井寺里的慧森师父,做了寄名弟子,目睹慧森师父精心照料着这两棵古梅。慧森师父说,古梅是三十年一生长,三十年一衰落。戚先生小时,正逢古梅衰弱期,只剩两堆埋在泥土中的宿根。冬天来了,慧森师父用草盖在古梅身上,给它们当被子;夏天来了,给它们浇水、松土。慧森师父是一位慈悲的老人,但如果小朋友不小心踩到了古梅的宿根,他就一反常态,大声斥责,甚至会拿起小棍子敲一下,让小朋友长长记性。他常常告诉戚先生:“古梅再次发枝,我是看不到了,但你可以看到,你要好好照看这两棵古树啊!”慧森师父于1982年离开了人世,享年88岁。他走后,戚先生悉心照料古梅宿根。20世纪80年代末,千年古梅终于奇迹般地长出了一丛新枝。

之前,我已对戚先生和慧森师父照料古梅的事迹耳有所闻。今次是我第一次拜访戚先生,知道了更多的事情:50年代,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、《延安访问记》作者陈学昭,来到龙井村体验生活,写成长篇小说《春茶》。动荡年代,已参军的戚先生去看望陈学昭,不许小学生向她丢小石子。双方来往四十年,直到1991年陈学昭因病辞世。在戚先生家的老房子里,我看到了陈学昭写给戚先生的一封封信:“金根我的好儿子……”,金根是戚先生的小名。
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戚先生用水泥抹在“宋广福院”这四个大字和苏轼亲笔题写的“老龙井”这三个大字上,保护了这两处珍贵的古迹;老龙井开发时,戚先生担任修复筹备组组长,他以家中龙井茶作抵押,换回了设计方案……戚先生请我喝茶,带我看他和师父当年走过的足迹,向我娓娓道来……眼前情景,让我想起北宋巨然《秋山问道图》。秋山问茶,问的也是道。

十日谈

秋之味

绿色的银杏叶渐变成璀璨的金黄。要怎么形容呢?就叫它“秋之味”吧。

责编:郭 影